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阴魔章

大佛顶首楞严经五十经魔章浅释行阴十魔

唐天竺沙门般剌密帝译
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 一九六八年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

阿难。彼善男子。修三摩地。想阴尽者。是人平常梦想消灭。寤寐恒一。觉明虚静。犹如晴空。无复粗重前尘影事。观诸世间大地山河。如镜鉴明。来无所粘。过无踪迹。虚受照应。了罔陈习。惟一精真。

‘阿难，彼善男子'：阿难，彼善男子，哪一个善男子呢？就是修反闻闻自性，修楞严大定的这个人。这个人是谁呢？谁修就是谁，没有一定的名字，没有专利权。你修就是你，我修就是我，他修就是他。任何人都有份，任何人都没有份；你若修就有份，你若不修就没有份，所以这是很平等的、很公平的。

这个善男子‘修三摩地'：修就是修行，用功去修行——坐禅，不是一天到晚尽吃饭不修行，要修行——坐禅、听经。坐禅，就是打坐；听经，就是要学佛法，这就是修行。三摩地，这是修行什么？就是修行定力。怎么修定力呢？你就要打坐，你要坐禅。

由戒生定，先就要持戒，所以你们现在都要受戒了；由戒才能生定，先要有了戒，你守住戒，没有邪淫的行为，男人也规规矩矩地守规矩，女人也规规矩矩地守规矩。就像那个关帝公似的，他生不二色，一生就一个太太，他不接近第二个女人。所以你看他脸红红的这个样子，那就是他有浩然正气。

现在你们受戒了，我要先告诉你们，只可以自己夫妇间有这种性行为。如果在外边去胡闹，是不可以的；不可以东去胡闹，西去胡闹的。我讲这胡闹，你们懂不懂啊？你慢慢就明白了。不要不守规矩，要守规矩，做事要光明正大，这才有定力。你要先受了戒，然后再修定，修定就有定力，有定力才能有慧力！

现在为什么有魔了？就因为你有点定力，可是慧力不够，所以就发生一种魔障。你若定力功夫深，就把这个魔打退了。【注三二】

‘想阴尽者'：这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阴中的想阴没有了，破了。你用心交互，把这个想阴给战胜了。想阴既然破了，‘是人平常梦想消灭'：这个人就得著一种境界。什么境界呢？不是不吃饭的境界，也不是不睡觉的境界。怎么呢？睡觉可是睡觉，吃饭可是吃饭，可是没有梦了，这个人梦想消灭，不作梦了。

所以孔子不是说：‘甚矣！吾衰也，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。'他说：‘啊！我老得很了，我现在衰老了，很久我也没有梦见周公了。'周公，就是周朝保护成王的那个周公。为什么他没有梦？他也是那时候大约想阴破一点了，所以就没有梦了。不过他不知道这是想阴破了。他就说：‘噢！我怎么没有梦了呢？我怎么不作梦了呢？噢！是老啰！'这个大约孔子也有修身的功夫，他想阴大约也没有了，但是他自己不明白，所以他说他老了，没有梦了。想阴破了，这梦就消灭了。

‘寤寐恒一'：寤，就是醒著；寐，就是睡著了。古文上你读过那个‘郑伯克段于鄢'，不是讲‘初郑武公娶于申，曰武姜，生庄公及共叔段，庄公寤生'？那个庄公就是他妈妈本来在睡觉，她睡醒了，这个小孩子就生了。生出来，她也醒了，所以叫寤生。

寤寐恒一，醒著的时候，和睡觉一个样；睡觉的时候，又像醒著的时候一个样，这叫寤寐恒一。为什么呢？他不颠倒了，没有梦想了。这就是因为你想阴破了，才能远离颠倒梦想，才能得到这种涅槃的境界。你想阴如果不破，你这个颠倒不会没有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要注意。

我们研究佛法，《楞严经》这五阴是非常重要的。还有那个六结，六结你怎么样解呢？你若知道，可以解的；你若不知道，你总也解不开，那个结就把你绑住了，把你捆住了。捆住你，你

就不自由的；你若解开，就得到自由了。

‘觉明虚静'：觉明虚静这个时候，寤寐恒一，他也睡著，也醒著，醒著和睡著了是一样。这个是什么境界呢？根本他就睡得很少，很轻很轻的，就这么一闭眼睛，唉！他的神就养足了。不是像这些个人，一天到晚由早晨睡到晚间，晚间又睡到早上，总睡不够！他为什么睡不够？他那个想阴没有破，所以他昏沉就重；想阴破了，那个人清清醒醒、明明白白的。寤寐恒一，醒著和睡著一样的；睡著和醒，又是一样的，没有分别。所以他睡著了，你说话他会听见的。

这种的境界是很微妙的。你不要以为他睡著了就骂他，他也知道的；你说他不好，他知道的，不过他不向你说穿了。啊！你看这种境界多妙啊！所以为什么天上的人也不吃东西，也不睡觉？因为有的天人是常常清醒的。

‘犹如晴空'：这种觉明虚静的情形，像什么似的呢？就像万里无云万里天一样，那个晴空，太阳光明照耀万里，‘无复粗重'：把粗重的这种情形都没有了，与‘前尘影事'：前边这个尘影、一切的事都没有了。

‘观诸世间大地山河，如镜鉴明'：他看这一切世间的山河大地，就好像镜子照物似的，照的时候他那个心有了；物过去了，就没有了，不留痕迹，就像一面光明镜似的。

‘来无所粘'：什么境界来了，也不会著住到这个境界上。无所粘，就是不执著。‘过无踪迹'：去了就没有了。这所谓‘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'这个三心不可得，所以来无所粘，去无踪迹。

这种‘虚受照应'的情形，‘了罔陈习'：把那以前的那些个习气都没有了。陈是陈旧，习是习气，罔是没有了，了也是空了。把以前这些个习气，那些旧习气、臭习气、恶习气、坏习气，都没有了。啊！你看，有的人一说话就很臭，那是臭习气；有的人一说话很坏的，那是坏习气；有的人哪，贡高我慢。总而言之，这个习气太多了。所以这些个习气都没有了，这叫了罔陈习。

‘惟一精真'：惟一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精真的这种念。这个念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八识，这个惟一精真就是第八识。这个时候，把前六识、七识，都没有了。到了这个地方，就到第八识，这一转就是佛的大圆镜智。所以现在到这个地方，他还没有转哪，这是惟一精真。

生灭根元。从此披露。见诸十方。十二众生。毕殚其类。虽未通其。各命由绪。见同生基。犹如野马。熠熠清扰。为浮根尘。究竟枢穴。此则名为。行阴区宇。

‘生灭根元'：生灭的根元，就是生死的根元。生死的根元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七识和第六识这种微细的动相。‘从此披露'：因为前面想阴破了，现在到这个行阴，所以说从此披露，从此就露出了。

‘见诸十方'，‘十二众生'：从卵生乃至于非无想，这十二类的众生，‘毕殚其类'：每一类众生的这个道理，他都穷尽了。这个‘殚'字当‘尽'字讲，已穷尽了，完毕了。

‘虽未通其'：虽然没有得到，没有通其‘各命由绪'：每一个人的生命由绪——由，他的来由；绪，他的头绪——没有完全清楚。‘见同生基'：可是见到这十二类众生，生的这种根元。这种根元像什么呢？‘犹如野马'：像野马。

什么叫野马？这个野马就是阳焰。什么又叫阳焰呢？就是春天时，从远处看，那个地方好像有水；到了近前，它又没有水。这个在《庄子》叫野马，在这《楞严经》上，它叫阳焰。这是春天那股地的蒸气。每逢地下有这股蒸气的地方，风水都不错。所以在佛经上又叫阳焰，野马就是那个东西。

‘熠熠清扰'：熠熠，就是有少少的光，而不清楚的这种景象。清扰，就是扰乱的这种境界不太大。‘为浮根尘，究竟枢穴'：这也是一种浮根尘的究竟枢穴。浮根六尘，言其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这都是浮根，不是很实在的。

枢，就是安置门那个地方的一个门钮，又叫门轴。穴，就是安装门轴的那个地方，这个门就可以开关。现在是用门交——两片铁的这东西；中国古来的门就有门枢。枢就是门后边的那个枢钮，穴就是那个地方的一个窟窿。那么这也就是浮根尘的究竟枢穴，‘此则名为行阴区宇'：这种情形就是叫行阴的区宇。

若此清扰。熠熠元性。性入元澄。一澄元习。如波澜灭。化为澄水。名行阴尽。是人则能超众生浊。观其所由。幽隐妄想。以为其本。

‘若此清扰'：就是说熠熠清扰这种的样子，‘熠熠元性'：有小小的光明这个样子、这种的性质。‘性入元澄'：那么这种性质久了，它就入元澄，就澄清了。‘一澄元习，如波澜灭'：既然澄清了，就把本来那一种的性现出来了，这种习气也都没有了。把本来这种清净的性现出来，习气没有了，就好像那个波澜灭了。

这个想阴就好像瀑流似的，前边不是比方它是瀑流吗？那么现在又说是波澜，波澜也就是瀑流，这个水流得很急的。这个波澜灭了，‘化为澄水'：化为澄清的水了。澄清的水，‘名行阴尽'：这个行阴，好像水上的细波浪似的。想阴就好像瀑流，清流急湍，流得很急的那个水；行阴就是微细的波浪；到识阴上，就如水无波，那水上没有波了，所以化为澄水，澄水就没有波浪了，这个景象就叫行阴尽了。

‘是人则能超众生浊'：这个人就能超越众生浊这种境界。‘观其所由'，‘幽隐妄想以为其本'：到这个时候还有妄想，可是这个妄想就不怎么样显著了。有幽隐不容易看得见、不容易觉察得到的这种妄想，很微细的。以这个微细微细的相，做为行阴的根本。

阿难当知。是得正知。奢摩他中。诸善男子。凝明正心。十类天魔。不得其便。方得精研。穷生类本。于本类中。生元露者。观彼幽清。圆扰动元。于圆元中。起计度者。是人坠入。二无因论。

‘阿难当知'，‘是得正知'：这个得到正知，‘奢摩他中'：在这个寂照里边，寂照也就是定中，在这个定里边的‘诸善男子'：这一切的善男子，‘凝明正心'：凝是凝结，凝结这个明，也就是由定中，发出这种光明的正心。

‘十类天魔'：因为他有这个凝明正心，所以那十类的天魔也‘不得其便'：他没有法子来扰乱这个修道的人了。‘方得精研'：所以他就得到这种机会，来精研他这定力。‘穷生类本'：把这十二类众生的根本都穷尽了。

‘于本类中生元露者'：于每一类的里边，众生的这种根元，他都披露出来了。‘观彼幽清'：他又观察一切众生这种幽清、很难见得到的这种境界，‘圆扰动元'：圆扰动元就是在七识里边，有这么一种微细的动相，这叫圆扰动元。

‘于圆元中，起计度者'：在这个圆满的本来自性里边，忽然间也就生了一种变化，他起了一种计度（读‘堕'音）。计就是算计，度就是度量。‘是人坠入，二无因论'：这个人就会堕入这两种的无因论里边。

一者是人。见本无因。何以故。是人既得。生机全破。乘于眼根。八百功德。见八万劫。所有众生。业流湾环。死此生彼。只见众生。轮回其处。八万劫外。冥无所观。

‘一者是人，见本无因'：这两种的无因论，第一种，是他看见人本来没有因，就做人的。‘何以故'：什么缘故呢？‘是人既得，生机全破'：这个人把想阴断了，这叫生机全破。这个行阴犹如细浪，那么在他破了想阴之后，此叫生机全破。生什么机呢？就是生这个妄想的机会全破了，没有妄想了。为什么前边说破了想阴，就没有梦了呢？也就因为他生妄想的这个机破了。

‘乘于眼根，八百功德'：他用这个眼根的八百功德。每一根不是有一千二百功德吗？这眼根因为不全，所以就只有八百功德。那么他用这个眼根的八百功德，‘见八万劫，所有众生'：因为他想阴破了，就可以见到八万劫以内的事情。见八万劫以内所有众生‘业流湾环'：在众生造业的这个流，这个湾环里边。

业流湾环，也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个业，就比方一个流，一个海似的。那么在这个湾环里边，‘死此生彼’：在这个地方死了，又生到那个地方。‘只见众生，轮回其处’：他就只看见众生，在这八万大劫以内轮回，死此生彼，死彼生此，这样互相轮回于其处。‘八万劫外，冥无所观’：在这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呢，他就不知道了。

便作是解。此等世间。十方众生。八万劫来。无因自有。

‘便作是解’：他就做这么一种的见解。因为他看不见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，所以他就做了一种的判断。怎么判断呢？他说‘此等世间，十方众生’：啊！这所有十方的一切众生，‘八万劫来’：在八万大劫以来，‘无因自有’：他们也都是没有什么因缘，就自己生出来的，自己就有了。

由此计度。亡正遍知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

‘由此计度’：由此他就旁计，向旁边计度，‘亡正遍知’：把这个正知、遍知都亡失了。‘堕落外道’：就会堕落到外道里边去，‘惑菩提性’：对这个菩提心性，他迷惑了。

二者是人。见末无因。何以故。是人于生。既见其根。知人生人。悟鸟生鸟。乌从来黑。鹄从来白。人天本竖。畜生本横。白非洗成。黑非染造。从八万劫。无复改移。

‘二者’：第二种是什么呢？‘是人见末无因’：第一种是见本无因，这种是见末没有因。‘何以故’：什么缘故呢？‘是人于生’：这个人于所有一切的众生，‘既见其根’：看见他们的根本，‘知人生人’：他就自己好像开了悟似的，好像生了一个大智慧，他知道了。知道什么呢？哦！这个人，生生世世都是做人，人总是生做人。‘悟鸟生鸟’：他说鸟，生生世世都是做鸟的；人，生生世世都是做人。【注三三】

‘乌从来黑’：乌鸦从来就是黑色的，也不需要用墨染，它就是黑色的。‘鹄从来白’：鹄鸟生来就是白色的。‘人天本竖’：人和天上的人都站著走，都竖起来走路的。‘畜生本横’：畜生是横行的，就四条腿趴著在地上走，这都有一定的。‘白非洗成’：这个白不是洗了，才变成白色的。‘黑非染造’：这黑色的——好像乌鸦是黑色的——不是用颜色把它染黑的；鹄这白色也不是你洗了，然后它才变成白色的。‘从八万劫无复改移’：在八万大劫以内，这都没有改的，不改变的。

今尽此形。亦复如是。而我本来。不见菩提。云何更有。成菩提事。当知今日。一切物象。皆本无因。

‘今尽此形’：这个人能看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，所以他说现在尽这个身形，‘亦复如是’：也就像在这个八万大劫以内的众生一样，没有一个来源。‘而我本来不见菩提’：他说，我本来也没有看见菩提是什么样子，‘云何更有成菩提事’：既然在八万大劫以内，我都没看见菩提是个什么形相，我怎么可以更有成菩提的这种事情呢？‘当知今日，一切物象’：他说应该知道这一切的物象，‘皆本无因’：完全是没有一种因缘，就生出来的。其实他只知道观看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，而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，他不知道。

在佛住世的时候，有一个老人来这个庙上出家，佛不在庙上，到外边去了。这一切的阿罗汉一看，这个老人大约有八十多岁了，也鸡皮鹤发，行步龙钟的这么样子。

凡是来出家的人，这一切大阿罗汉，都要查一查他的前因后果。一看，这个老人在八万大劫以内，没有种过一点善根，一点好事他也没有做过，于是乎，这些个大阿罗汉说：‘你不能出家的，你因为没有种善根。'莫道出家容易得，皆因屡世种菩提，你不要以为很容易就出家了，要生生世世都种菩提的善根，才能出家的。那么阿罗汉对这个老人说，现在你虽想要出家，但是你没有善根，所以不能收你出家，你还是走吧！

这个老年人一听，他没有善根不能出家，于是乎就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就走了。走了一想，自己这个命运也不好，这么大年纪想要出家，佛的弟子也不收。于是乎就想：‘我自杀去好了，或者上吊，或者跳河，不要活著了！'他这一念的诚啊，感动释迦牟尼佛回来了，佛就问他说：‘你哭什么？'

他说：‘我啊！想去跟释迦牟尼佛出家，佛没有在庙上，佛的弟子说，我在八万大劫以内，都没有种过善根，一点好事都没做过，所以就不收我出家。因为这个，我想活著也没有兴趣了，莫如死了好。所以我就很悲哀的。'

释迦牟尼佛说：‘哦！那你不要哭了，我许可你出家，我帮忙你出家。你回来吧！'于是乎这个老年人就跟著佛回来，佛就许可他出家了。

这一切的弟子就生了怀疑了，说：‘这很奇怪的，佛收弟子都要有善根的，这个老年人，他根本就没有善根，佛怎么收他呢？'就请问佛为什么收他出家。

释迦牟尼佛就告诉他这一切的弟子说：‘你们这些阿罗汉，只能看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，八万大劫以外，你们就都不知道了。这个老年人在八万大劫以外，是一个到山上去斩柴的人。有一天他遇到一只老虎，看见老虎，他就跑到树上去了，老虎就咬这棵树，要把树咬断好吃他。正在这棵树要断的时候，他著急了，就念了一声“南无佛”，老虎也就走了，不咬树了。于是乎等老虎走远了，他就下来回家去，没有被这虎吃了。所以他现在出家，就是在八万大劫以外，他念这一声“南无佛”的善根种子，现在应该发芽结果了，所以他就来出家修道了。'释迦牟尼佛这样一说，这一切的弟子才解除了这个疑惑。

所以前边那个修定的人说，‘一切物象，皆本无因'，就因为他不知道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。

由此计度。亡正遍知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

‘由此计度，亡正遍知'：由于这么的想，他亡失正遍知这种的知见。‘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'：就会堕落到外道，对菩提性就不明白了。

是则名为。第一外道。立无因论。

‘是则名为，第一外道'：这个就是第一种的外道，‘立无因论'：他所立的是无因论，他说，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来源。

阿难。是三摩中。诸善男子。凝明正心。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。观彼幽清。常扰动元。于圆常中。起计度者。是人坠入。四遍常论。

‘阿难，是三摩中'：阿难，在这个定中，修定力的‘诸善男子'：一切的善男子，‘凝明正心'：他这种由定而生出一种智慧的正心。‘魔不得便'：现在魔王没有法术可以扰乱他的定力了。可是他在自己这个行阴里头，有的时候就生出来一种变化，就会堕入一种邪知邪见里边去。这是所谓自心魔——由自心生出来的这种魔。

‘穷生类本'：他穷尽众生种类的根本，‘观彼幽清'：他观察这一切众生最幽清这种根本的性，‘常扰动元'：在这种清幽，它也有一种常扰动相——这微细的动相。‘于圆常中'：在这个微细动相、这个圆常的里边，‘起计度者'：他就生出一种邪见，一种妄度。‘是人坠入'：这个人就会坠入‘四遍常论'：四种遍常的知见、遍常的论议里边。这四种的遍常论议是什么呢？

一者是人。穷心境性。二处无因。修习能知。二万劫中。十方众生。所有生灭。咸皆循环。不曾散失。计以为常。

‘一者是人'：第一种，他这个人生出来一种邪知邪见，他就‘穷心境性'：他研究穷尽了心和境这两种的性。‘二处无因'：这两处都没有一个根本，没有什么来源，也没有一个种子。

‘修习能知'：由修习这个定力他能知道，‘二万劫中'：能知道两万劫里边的‘十方众生所有生灭'：这十方所有一切众生的生灭，他都知道。‘咸皆循环'：都是这么循环无端的，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；生了又灭，灭了又生，都是循环的。‘不曾散失'：在这个循环的时候，也没有散失过。

‘计以为常'：因为没有散夫，所以他就说：‘哦！这是常的，这是不会改变的。'

二者是人。穷四大元。四性常住。修习能知。四万劫中。十方众生。所有生灭。咸皆体恒。不曾散失。计以为常。

‘二者是人’：第二种的道理是什么呢？这个人 ‘穷四大元’：他研究穷尽地、水、火、风这四大的根元。 ‘四性常住’：他说地、水、火、风这四种的性，都常住不坏的。实际上，这地、水、火、风都是由众生的妄想造成的，它没有体性。那么，没有体性，它怎么会常住的呢？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。

‘修习能知’：他因为修习，能知道 ‘四万劫中，十方众生，所有生灭，咸皆体恒，不曾散失’：他说这个生灭的体性是常恒的，是不变的，没有散失过。

‘计以为常’：所以他说： ‘哦！这是恒常不变的了。’这是第二种。

三者是人。穷尽六根。末那执受。心意识中。本元由处。性常恒故。修习能知。八万劫中。一切众生。循环不失。本来常住。穷不失性。计以为常。

‘三者是人’：第三种，这个人 ‘穷尽六根’：他研究穷尽这六根，六根就是第六意识，第六根 ，这个意识。 ‘末那、执受’：和这个末那识，末那识在前边提到，叫染污，就是那个染污识。 ‘心意识中’：在这个心意识的里边，就是第六识、第七识这个里边， ‘本元由处性常恒故’：本来元由的那个处所，它的本性是常恒不变的。

‘修习能知’：他因为用功，用这个反闻闻自性修行的功夫，他能知道 ‘八万劫中，一切众生，循环不失，本来常住’：这么循环轮回，来回来回的，生了死，死了生，不曾散失，本来是常住不变的。 ‘穷不失性’：他研究这个不失的本性， ‘计以为常’：他说这是恒常不变的。

四者是人。既尽想元。生理更无。流止运转。生灭想心。今已永灭。理中自然。成不生灭。因心所度。计以为常。

‘四者是人’：第四种，这个人 ‘既尽想元’：他这个想阴破了， ‘生理更无’：他在想阴破了的时候，生妄想这种的理也没有了，这个念头也有定力了，也凝明正心了，没有再生妄想的这种情形了。

‘流止运转’：在他这个行阴流止运转的时候， ‘生灭想心，今已永灭’：这个生灭的想心，现在已经灭了，不打妄想了。 ‘理中自然，成不生灭’：在这个理论里边，自然就成了一个不生灭。 ‘因心所度，计以为常’：因为这样子用心来度量，也就认为是恒常不变的。

由此计常。亡正遍知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。第二外道。立圆常论。

‘由此计常，亡正遍知，堕落外道，惑菩提性’：因为他计度这四种的遍常论，所以就失去正遍知这种的智慧，堕落到外道的理论里去了。他因为跑到这个外道的理论上去，所以对于菩提性，他也就不明白了，就生出一种迷惑。

‘是则名为第二外道，立圆常论’：这个名字就叫第二种的外道，他所立的是圆常论。

又三摩中。诸善男子。坚凝正心。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。观彼幽清。常扰动元。于自他中。起计度者。是人坠入。四颠倒见。一分无常。一分常论。

‘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’：在这个定里边，这一切修行的善男子， ‘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’：他因为坚固他的定力，而得到这种正心，所以魔就不能有机会来障碍他，但是他自己会生出来自心的魔。

‘穷生类本’：他研究十二类众生的根本， ‘观彼幽清’：观察这种幽隐清净的根性， ‘常扰动元’：在这时候，修到这个程度上，就是行阴有一种微细的动相。

‘于自他中，起计度者’：在这个自他里边，生出来一种计度， ‘是人坠入，四颠倒见’：这个

人生这种的妄想，发这种的自心魔，就会堕落四种的颠倒见里边。这四种颠倒见就是又说是常，又说是无常；又说亦生亦灭，亦常亦无常，亦动亦静，亦垢亦净，亦生亦死。他这都是说两边的话，这么来回，没有决定辞，都是两头堵，这么样也好，那么样也好，没有决定辞。 '一分无常，一分常论'：或者他说这是无常，又说是有常，这样子颠倒，来回没有一定，把人都搞乱了。

一者是人。观妙明心。遍十方界。湛然以为。究竟神我。从是则计。我遍十方。凝明不动。一切众生。于我心中。自生自死。则我心性。名之为常。彼生灭者。真无常性。

'一者是人'：第一种的理论，他说什么呢？这个修道的人 '观妙明心'：观看他这个妙明心， '遍十方界'：这个心遍满十方界， '湛然以为究竟神我'：他以为这个湛然清净，是究竟的一个神我。

'从是则计，我遍十方'：因为他看见自己这个心遍十方界，他以为是个神我，从这儿他就计度，他说我这个心遍满十方， '凝明不动'：在那儿如如不动，又有定力，又有智慧，这个定慧圆明，定慧都不动了。

'一切众生'：所有十方一切众生 '于我心中'：因为我这个心遍满十方，所以这一切众生都在我的心里头。 '自生自死'：啊！这个众生在我心里，又生了，又死了，死了又生。

'则我心性，名之为常'：可是我这个心性是不生灭的，遍满十方界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常，我这个心性是个常的。 '彼生灭者，真无常性'：众生在他心里又生又死，又死又生，生生死死，死死生生，这一种接连不断，不断接连的性质是无常性。因为他又生又死，又死又生，这是无常的；我这个心是个常，我这个心遍满十方，这是常住不变的。

二者是人。不观其心。遍观十方。恒沙国土。见劫坏处。名为究竟。无常种性。劫不坏处。名究竟常。

'二者是人'：第二种，这个人 '不观其心'：他不向心里头观。前边他是看自己的心遍满十方，现在他 '遍观十方，恒沙国土'：他看外边这恒沙国土， '见劫坏处'：他看见某一个国土上，这个劫够了。成、住、坏、空，这个劫到坏的时候了， '名为究竟无常种性'：说这个究竟是无常的种性。 '劫不坏处，名究竟常'：他看那个劫没有坏的地方，就说这是究竟常，这是一个常。所以有一个无常，有一个常。

三者是人。别观我心。精细微密。犹如微尘。流转十方。性无移改。能令此身。即生即灭。其不坏性。名我性常。一切死生。从我流出。名无常性。

'三者是人'：第三种颠倒的论，就是这个人 '别观我心'：他分别来观察自己的心。 '精细微密'：精，精而又精；细，很仔细的；微，很微妙的那个地方；密，觉察不到的地方。这个精微细密，都是行阴的样子。 '犹如微尘，流转十方'：这一些个好像微细波浪的这种尘境，就好像微尘一样，流转到十方。 '性无移改'：这种的流转性没有移改，不会变的。 '能令此身，即生即灭'：能使令这个身，又生又灭，又灭又生。

'其不坏性，名我性常'：这一种流动性不坏。这个不坏的性，是我自性的一个常性。 '一切死生，从我流出，名无常性'：这个又死又生，又生又死，一切的死生从我这个常性流出，这个叫无常性。

四者是人。知想阴尽。见行阴流。行阴常流。计为常性。色受想等。今已灭尽。名无常性。

'四者是人知想阴尽，见行阴流'：第四种，这个人修行，他知道想阴已经尽了，觉察到行阴这个细流了。 '行阴常流'：现在行阴这个微细的流，好像波浪的流似的， '计为常性'：他因为现在看它没有改变，就说： '哦！这是个常的，是个常性。' '色受想等，今已灭尽'：前边那个色阴、受阴、想阴等，现在已经没有了， '名无常性'：没有了，所以这是无常性，他这样想。

由此计度。一分无常。一分常故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。第三外道。一分常论。

‘由此计度，一分无常，一分常故’：由前边这四种不正确的理论来计度，他说这一分就是无常，那一分就是有常。‘堕落外道’：因为这个颠倒的论议，他自己已经对这个理论不清楚了，所以就堕落变成外道的知见，外道的思想，外道这种理论。‘惑菩提性’：所以就迷惑这菩提的正性了。‘是则名为，第三外道一分常论’：这个名字就是第三种颠倒论议的外道，一分常论，一分无常论。

又三摩中。诸善男子。坚凝正心。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。观彼幽清。常扰动元。于分位中。生计度者。是人坠入四有边论。

‘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’：在修反闻闻自性、耳根圆通这种定的里边，所有一切的善男子，‘坚凝正心’：他的色阴、受阴、想阴这三种的阴都破了，这时候他定力坚固，有一种正心，‘魔不得便’：所以天魔外道不得其便。因为在色、受二阴的时候，天魔都可以扰乱他的心性，到了想阴，天魔就不能直接扰乱他的心性，而要附到其他人的身上，来扰乱这个修定人的定力。现在到这个行阴上，魔就是附到其他人的身上，也不能来扰乱他这个定力了，所以这叫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。

‘穷生类本’：他穷尽十二类众生的本源，‘观彼幽清’：观察众生最幽隐清净的这种性，‘常扰动元’：那么，在行阴这种微细的动相里边，‘于分位中’：这分位有四种，在后边会讲的。于分位中，‘生计度者’：他就生出一种计度，计度就是想一想，想一想怎么样呢？‘是人坠入，四有边论’：他这一想就生出一种妄计，妄计有边。妄计四有边论，这是外道的四种论。

一者是人。心计生元。流用不息。计过未者。名为有边。计相续心。名为无边。

这四种的分位，第一种就是三际的分位。什么叫三际呢？三际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过去际、现在际、未来际，这叫三际。‘三际求心心不有’，要在三际求这个心，是没有的。因为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

为什么呢？你说这个过去，什么是过去？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既然已经过去了，所以过去心不可得。现在，现在的迁流不停。你说这个是现在，哦！这个又过去了；你又说这个是现在，这个又过去了。现在不停，那么你现在心在什么地方？未来心，这未来的还没有来呢！没有来的也是没有呀！所以这‘三际求心心不有’，心没有了；‘心不有处妄原无’，心既然都没有了，哪个地方还有个妄想呢？

你若会得这种的道理，根本就没有；在如来藏性上，什么也没有的。所以，现在不过是这修道的人，生出一种执著。什么执著呢？计有计无，他不是说有，就是说无，所谓有边论、无边论。

‘一者是人心计生元’：这个人在心里就算计了，算计什么呢？在行阴这个情形上，他算计这十二类众生的本元，‘流用不息’：他说这个本元流用不息，不停止。这个流用不息也就是行阴的表现。

‘计过未者，名为有边’：在这个时候他就计算了，说过去和未来这两种——过去际、未来际，过去有边，未来也有边，他说这是有边。他这种的论，根本就是不合理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个道理。过去、未来怎么就有边呢？没有边的。他就认为有边了。

他以他这种的妄计、妄执，就计说这是有边。这个脑筋不清楚的人，也就是没有智慧的这个人，他修道修到想阴破了，行阴上他就迷失正路了；迷失正路，所以就计有计无。

‘计相续心’：他说这个现在心，现在现在的相续不断。相续不断，就‘名为无边’：因为它不断，就无量无边，没有边际。它不断，这叫无边。

二者是人。观八万劫。则见众生。八万劫前。寂无闻见。无闻见处。名为无边。有众生处。名为有边。

第二个分位是什么呢？是见闻的分位。他以这个能见、能闻的，做一个边；不能见闻的，又是一边。所以又落两边了，两边都不是中道。

‘二者是人观八万劫'：他一静坐，这种定力一观察，可以观察到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，‘则见众生'：他就看见这所有的十二类众生，在‘八万劫前，寂无闻见'：在八万大劫以内，他看得清清楚楚的，看见众生头出头没，看见众生生生死死。可是超过八万大劫，他就看不见了，就不见不闻了。

‘无闻见处'：在不见不闻的时候，在这个看不见的地方，‘名为无边'：他就给它起个名字，说这就叫无边，没有边了。‘有众生处'：在能看见有众生的这个地方，‘名为有边'：他就说这就是有边。这是又落于二边了，他又著到著无、著有上。著无，就落到空上；著有，就落到色上。这一个著空，一个著色，所以都不合乎中道。因为这样子，所以佛批评他是外道。

三者是人。计我遍知。得无边性。彼一切人。现我知中。我曾不知。彼之知性。名彼不得。无边之心。但有边性。

‘三者是人计我遍知，得无边性'：第三种的分位，就是彼我的分位。彼，就是众生；我，就是修道这个人他自己的一种执著。他又生了一种妄计、妄执，他说：‘我觉得自己有这一种遍知的智慧。'什么叫遍知呢？遍知就是无所不知，所以这其中就得到一个无边性。他说，‘彼一切人现我知中'：彼一切的众生，都在我这个智慧里头包括著。

‘我曾不知'：我可是不知道‘彼之知性'：我不知道众生他那个知性，‘名彼不得无之心'：这个就叫众生没有得到这无边的心，他自己得到这无边的心了。因为他不知道彼那个知性，所以他说对方不得这个无边之心了，没有这个无边的智慧。‘但有边性'：只是在有边的那一个地方，叫有边性。这是彼我的分位。

四者是人。穷行阴空。以其所见。心路筹度。一切众生。一身之中。计其咸皆半生半灭。明其世界。一切所有。一半有边。一半无边。

‘四者是人穷行阴空'：第四种的分位是什么呢？就是生灭，以生灭为分位。他研究行阴，研究到极点，研究空了。‘以其所见'：以他所研究的这种见解，‘心路筹度'：因为是在他心里研究的，所以说心路筹度。他就这么想了，这也就是一个计。筹度什么呢？

‘一切众生，一身之中，计其咸皆半生半灭'：他又生出一种妄计、妄执来了。他说，所有十二类的众生，在一个身里边，就有一半是生，一半是灭。那么众生是这样子的，‘明其世界，一切所有'：乃至于一切世界，一切所有都是‘一半有边，一半无边'：一半就在有边，一半就在无边。那个生就是在有边，那个灭就是在无边。他又这么样算计，越跑越远了。

由此计度。有边无边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。第四外道。立有边论。

‘由此计度'：由前边这四种的计度，计度什么？计度‘有边无边'：不是有边，就是无边；不是无边，又是有边，就这样来回跑。总而言之，他不住到中道上，一个太过，一个就是不及；一个跑得很远，一个还没有迈步呢！‘堕落外道'：所以就堕落到外道里边。

这个外道为什么叫外道呢？他就是一个太过，一个不及；太过也不是中道，不及又不是中道。修行就要修中道，佛就讲中道了义，不落于空，又不落于有。你若偏到空上，或偏到有上，这都落于二边了。现在这都是二边，所以叫外道。‘惑菩提性'：他就对于菩提真性不认识了，迷惑了。

‘是则名为第四外道'：这个就给它取名字叫第四种的外道，‘立有边论'。

又三摩中。诸善男子。坚凝正心。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。观彼幽清。常扰动元。于知见中。生计度者。是人坠入。四种颠倒。不死矫乱。遍计虚论。

‘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'：又者，在三摩地这个定中，一切的善男子。因为在这个定里边，不是一个人修这个定，是很多很多人都修这个定，所以就说诸善男子。

‘坚凝正心'：他那个坚固而有一种智慧定力、定慧平等、定慧均持的正心，‘魔不得便'：这个魔就没有法子他了，就无隙可乘，没有方法可以来扰乱他了。可是外魔不扰，内魔又生。什

么魔呢？就是他自心的魔就生出一种变化。

他‘穷生类本'：穷尽了这十二类众生的根本，‘观彼幽清'：观看他最初的那个清净的性，‘常扰动元'：这个时候，在行阴就有这一种微细的动相，所以这常扰动元。‘于知见中，生计度者'：在这个知见的里边，他生出一种计度的心来。不生这个心，就什么事情也没有；一生心，一动念，就发生毛病了。所谓：

开口便错，

举念即乖。

你动一个念，打一个妄想，就生出一种毛病。【注三四】

‘是人坠入，四种颠倒，不死矫乱'的‘遍计虚论'：遍计就是遍计执性，他生出来一种遍计执性。以前我不是讲过遍计执性？这就是一种妄执，根本不是这么回事，他就执著是这么回事，这叫遍计执性。

一者是人。观变化元。见迁流处。名之为变。见相续处。名之为恒。见所见处。名之为生。不见见处。名之为灭。相续之因。性不断处。名之为增。正相续中。中所离处。名之为减。各各生处。名之为有。互互亡处。名之为无。以理都观。用心别见。有求法人。来问其义。答言我今。亦生亦灭。亦有亦无。亦增亦减。于一切时。皆乱其语。令彼前人。遗失章句。

‘一者是人'：谁呢？就是将入迷途这个人。他‘观变化元'：观行阴变化这种的元，‘见迁流处'：见行阴迁流的那个地方，‘名之为变'：他因为看见它迁流了，所以他就说那是变。

‘见相续处，名之为恒'：他看见行阴相续不断的这个地方，他就说是常。这恒就是恒常不变的，前边那个变就是不常，这个恒就是个常。

‘见所见处，名之为生'：他又在这个行阴，看见他所见的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微细的动相，他说就是生。‘不见见处，名之为灭'：在这个行阴，那种微细的动相，他看不见了，这就名之为灭。这也就是在八万大劫以内的事情，他看见了，他说这是生；八万大劫以外的事情，他看不见了，他就说这是灭了。这和前边的意思都是相同的。

‘相续之因'：相续不断的这种因，‘性不断处'：这因性不断的地方，他就‘名之为增'：他说这不断，就是增。这也都是属于行阴的情形，他所看得见的。

‘正相续中，中所离处，名之为减'：在相续中间，会有一个离的处所，他说这就是减。就好像二十五圣各述圆通，其中说到鼻子呼吸气，呼出去，吸进来，这中间有个交处，那就是这个离处。名之为减，他说这就是个减。

根本你不要追究它这个理，这是他自己命的名，他自己所见的，根本就没有理的。你不要在这里边来追究理由，他就是这样讲，拿不是当理说，这就叫横不讲道理。告诉你，外道所以就是外道，他讲的都是没有理由的。

‘各各生处，名之为有'：各各，他看见行阴的各各生处，他就说这是有。‘互互亡处'：那么互相又有亡的地方，又有没有的地方，他就‘名之为无'：他说这个就是没有，这就是四种颠倒的倒论。

‘以理都观，用心别见'：你若用这个理来观察，他这种的论议都是不对的，他用心都是用错了。

‘有求法人'：那么在这时候，若有人来求法，向他请开示、问法，‘来问其义'：来请他开示开示佛教的道理。‘答言：我今亦生亦灭，亦有亦无，亦增亦减'：他就告诉这个人说：‘我也生，我也灭；我也有，我也无；我也增，我也减。'他就这么样子同你讲。

‘于一切时，皆乱其语'：在任何的时候，他说话都是两头来堵，不是说有，就是说无；不是说

空，就是说色。就说这两种，他就找不著中道。

所以‘令彼前人遗失章句'：彼，就是在他前面求法的人。那个人想问什么，都忘了，遗失了，被他这么一乱讲，讲得本来的问题都忘了，本来想请他开示的道理都忘了。你说，这样来开示人，人家本来想要明白，他却把人弄得糊里八涂，蒙头转向的，东西南北都找不著了，不知道怎么样是对的，所以忘失章句。不单忘了想要说的话，而且连本有的清净心和智慧都没有了，昏了。这不单是自己颠倒，令人家也颠倒。

二者是人。谛观其心。互互无处。因无得证。有人来问。惟答一字。但言其无。除无之余。无所言说。

这个就是因为他只知道无了，所以就乱讲。无论是有，他也说‘无'；无，他也说‘无'。你问他什么，他就‘无'；你再问他什么，他还是‘无'。无、无、无，就是说这一个字，第二个字他不讲。

‘二者'，‘是人谛观其心'：他观察自己的心，‘互互无处'：在这十二类的众生里边，他觉得行阴这个心，互相都没有；在他看见这个没有的地方，他就‘因无得证'：他觉得因这个‘无'字，他得到智慧了。其实他不明白，这就叫矫枉过正，根本没有道理的。他自己就执著这是无，互互都无，互互无处，他就觉得他开悟了。开什么悟？悟这个‘无'字了。

‘有人来问'：譬如有人来请问法，一看他是个老修行，一天到晚也不讲话，在那个地方闭目养神，甚至也不吃饭，就吃点香蕉之类的。一般人以为这是个世间的圣僧了，于是乎就来向他问法，他也就装模作样、装腔作势的，这么就答了，‘惟答一字'：就答一个字，这一个字就是一字禅。这一般人也不明白他说的道理是什么道理，所以就给它取名叫‘一字禅'。无论你问他什么道理，‘但言其无'：他就‘无'。

你再问他：‘我怎么样修行？'

‘无。'

‘我念佛不念佛？'

‘无。'

‘我持律受戒好不好呀？'

‘无。'

什么都是‘无'。啊！他这个‘无'字，这一套‘无'，把你弄得也蒙头转向的，东西南北也找不著了，也就是遗失章句了。你也不知道，尽想：‘他说的无，什么道理呢？什么无？无什么呢？'于是就周围找，也找不著东西。啊！真是无了。

‘除无之余，无所言说'：无论你再问他一个问题、十个问题、百个问题、千个问题、万个问题，他都是一字‘无'，就答你一个‘无'字。所以你这个问的人，就想：‘啊！他讲的这个禅理太高了，我们都不明白了。'

三者是人。谛观其心。各各有处。因有得证。有人来问。惟答一字。但言其是。除是之余。无所言说。

‘三者是人'：这是第三种矫乱的颠倒，矫乱的虚论。这个人‘谛观其心'：他也观看自己的心，看这十二类的众生，‘各各有处'：各各都有生有死的这个‘有'处，‘因有得证'：因这个有，他就觉得他证果了。其实呢，他不是证果，经上这么说，是形容他这种错误。他看一切众生都有，他就：‘啊！都有了。'他看见这个道理，他就认为他开悟了、证果了。哈！

‘有人来问'：有人来问他，‘惟答一字'：无论问什么法，他就答一个字。‘但言其是'：他说什么呢？说‘是'。

你问他：‘我出家做和尚好不好啊？'

'是'

'我受五戒好不好？'

'是'

'我应该做什么好？'

'是'

无论问他什么，他就答一个'是'字。

'除是之余，无所言说'：除了'是'字之外，他不讲了。所以你觉得：'啊！这真是一字禅，这个真是高僧啊！他说这个法真是妙到极点，我也不懂。'你不懂那就是妙了。所以，好像我现在讲这个经，你们懂了，那就不妙了。你若说不懂，'啊！讲来讲去，法师说什么呢？'哦！那就是妙了。因为你不懂，就是妙；你若明白了，就不妙了。为什么不妙呢？你明白了嘛！你没明白那个东西就是妙。所以你若想'妙'，就不要学佛法了，你不学就不知道，这就是妙。

他就只说一个'是'字，你无论说什么，他还是说一个'是'字。为什么？他以为他就由这个'是'字上开悟了，那么他也这样告诉你，传给你法—— Transmit Dharma to you。

四者是人。有无俱见。其境枝故。其心亦乱。有人来问。答言亦有。即是亦无。亦无之中。不是亦有。一切矫乱。无容穷诘。

这第四种的矫乱，就是有无矫乱。什么叫有无矫乱呢？他又说是'有'，又说是'无'；又说'无'不是'有'，'有'就不是'无'。他也不知道是有，也不知道是无，这就好像那喝酒喝醉了的人那么乱讲。

'四者'，'是人有无俱见'：他在这个行阴里边，也见到有，又见到无。见到这个行阴，像水波浪似的这么行，迁流不息，他说是'有'。在这个迁流不息的时候，有断的地方，他又说是'无'。

'其境枝故'：他这个境界生出来一个叉枝，就好像木头生出一个旁枝来。所以他说这'有'也是，'无'也是。'其心亦乱'：他这个心里也乱了，为什么他心里乱了呢？就因为他自己没有真正的智慧，没有真正的定力。这智力和定力，他不平等、不平均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他就生出一种执著，自己也找不著头绪了，就有个错路，他也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对了。

'有人来问'：若有人来请法，向他请开示，'答言亦有，即是亦无'：他说，也有，也就是没有。'亦无之中，不是亦有'：可是没有的，就不能是有。亦有就是没有，但是没有可就不是有，你说这究竟是个什么道理？'一切矫乱'：这就是个矫乱的道理，矫枉过正，说得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个什么。所以我说这是他说醉话。

'无容穷诘'：无容，你不能和他讲道理的，这个样子怎么办呢？就是我那个办法，你打他两个嘴巴，看看他还说是有、是没有？你这么打他一个嘴巴，他若说：'你怎么打我？''你没有嘛！我打你也是没有啊！'还有那个办法，你拿刀把他杀了说：'嘿！杀了你。'看看他有没有？这无容穷诘，就是不可以和他讲道理，没有道理可讲的，也不要问他了。

由此计度。矫乱虚无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。第五外道。四颠倒性不死矫乱。遍计虚论。

'由此计度，矫乱虚无'：因为上边这四种矫乱的虚无，这种虚无飘渺的道理，讲得无有是处，讲这个没有真实的道理，'堕落外道'：所以就堕落外道。为什么叫他外道？就因为他那个理论不正确，邪知邪见，所讲的道理，都不是究竟、不是彻底的。'惑菩提性'：那么就把这个真正的菩提觉道给迷住了，给遮盖住了。

'是则名为，第五外道四颠倒性'：这个就叫做第五种外道四种的颠倒性，就是前边那四种。

第一种就说他亦生亦灭、亦有亦无、亦增亦减。

第二种，你无论问他什么法，他就用一个‘无'字来答覆你，一天到晚，旁的字他不说，就说无、无、无。有人和他一讲什么话，他就说‘无'。你千问万问，他就是无、无、无，千无万无。

第三种就是那个‘是'、‘是'，你无论说什么，他都说‘是'。

你说：‘我可不可以做贼？'

他说：‘是'

‘我可不可以受戒？'

‘是'

‘我可不可以吃屎？'

‘是'

‘可不可以喝尿？'

‘是'

‘你可不可以死？'

‘是'

‘可不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活著？'

‘是'

无论你讲什么，他都‘是'，也是千是万是，千万都是‘是'。没有一个不‘是'，他这个‘是'就是有。什么都是有，一切一切都是有，这是第三种。

第四种就是现在讲的这一个，他又说亦有亦无，有就是无，无又不是有，究竟这是个什么道理？他就讲这种道理——这四种矫乱的性，不清楚、颠倒性、矫乱，‘不死矫乱'：他这个道理讲得是矫乱、不清楚。

‘遍计虚论'：他遍计虚无。以前讲过遍计执性、依他起性、圆成实性，这种道理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？什么是遍计执性呢？就是好像晚间，没有什么月光，在地上有一条绳，你看见这一条绳，本来这是一条绳，但是你怀疑，‘噢！这是不是一条蛇？'这就叫遍计执性。根本不是蛇，它是一条绳，你就妄加计度，说它是一条蛇。

又好像晚间，看见一棵树的黑影，或者一株花的黑影，没有月光，你出去，突然间见这么一个黑影，‘噢！这是个鬼吧？'本来是一棵树，或者一株花，或者一块木板，你看了就‘噢！这是个人呀？是个鬼呀？'就害怕了。

或者晚间看见一只狗，你就‘噢！这是不是狼呀？是不是老虎呀？'就生出这种遍计执性。结果你看清楚了，噢！这原来是只狗啊！不是狼，也不是老虎。这原来是只狗，这就是依他起性。因为你依照这狗，你就生出一个遍计执性。原来是只狗，那狗是个什么呢？狗就是一般的畜生，因为你有遍计执性，就以为它是狼、是虎啊，或者是个什么妖怪。那花草树木，也都是这样的。

那么这条绳，你以为是蛇，你看清楚了，原来是一条绳，这就叫依他起性。这条绳是什么做的呢？是麻做的，这麻就叫圆成实性。怎么叫依他起性？麻可以造一条绳，这叫依他起性。依著圆成实性而起这个依他起性；这依他起性，然后你看不清楚，认不明，就生了一种遍计执性。

现在这个外道，他也根本不是这样子，他就生出一种遍计执的虚论。

又三摩中。诸善男子。坚凝正心。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。观彼幽清。常扰动元。于无尽流。生计度者。是人坠入。死后有相。发心颠倒。

‘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’：又在这个定中，这一切修定的善男子，‘坚凝正心’：他坚固他这一种定力，‘魔不得便’：因为他坚固定力而有正心，所以魔王就没有办法了，魔术已穷。虽然魔术已穷，可是他心里又生出来自心的魔。这自心魔呀，是最不容易降伏的。

他‘穷生类本’：穷这一切十二类众生的本元，‘观彼幽清，常扰动元’：他观看十二类众生，幽隐而清轻的这个本性，这个本性就是行阴。行阴在这个时候，有一种微细的动相。‘于无尽流，生计度者’：这微细的动相，就像水波浪源源而来，这种流是无穷无尽的。他在这个时候，就生出来一种计度。什么计度呢？‘是人坠入，死后有相，发心颠倒’：就生出这一种死后有相的计度。他认为死后也有相，所以又生了一种颠倒的思想，颠倒的心。

或自固身。云色是我。或见我圆。含遍国土。云我有色。或彼前缘。随我回复。云色属我。或复我依。行中相续。云我在色。

‘或自固身，云色是我’：生出这种妄执的这一等人，他或者自己就执著，要坚固自己的身体，他说这个四大之色都是我。

‘或见我圆，含遍国土，云我有色’：或者见著我自性圆融无碍，十方的国土，都在我这圆融性里边包括著。他就说我有这个色，有什么色呢？有大色。

‘或彼前缘，随我回复，云色属我’：或者他说这是一种前缘，随著我这么回复，也就是来回来回这么周而复始的。他说这四大之色都属于我的，‘或复我依，行中相续，云我在色’：或者是我所依的；在这个行阴中相续，他说我在这个色的里边。

皆计度言。死后有相。如是循环。有十六相。

‘皆计度言’：前边所说这个色和前边的缘，这有四种。他说四大之色都是属于我的，四大之色就是我。又说这个色在我中，我大色小；这个色是小，我是大。又说离开我，无色。总而言之，他这个就是乱讲，讲的都是不合理的，有四种。从这四种，他就计度，‘死后有相’：他说死后是有相的。

‘如是循环’：他像前边所说这个道理，这么循环，来回来回地转，在色、受、想、行这四个里头，每一个里头都是有四种这样的理论，‘有十六相’：所以四四一十六，就分出来有十六种的相。在这色、受、想、行和地、水、火、风之间，他分出有四四一十六种相。根本你就不要问他，这个相是怎么样子分的，它根本就不合理的，没有道理的。所以我也弄不清楚它，因为它根本就不清楚。

从此或计。毕竟烦恼。毕竟菩提。两性并驱。各不相触。

‘从此或计’：从这四四一十六相，他看色、受、想、行这四阴，各有四相，这地、水、火、风和色、受、想、行，每一个有四相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他或者就计度，‘毕竟烦恼，毕竟菩提’：他说烦恼永远是烦恼，菩提也永远是菩提；烦恼即菩提，这是不对的。

‘两性并驱’：这两种性是并行不悖的。并驱就是并行，并行而不相悖的。‘各不相触’：就是并行而不相悖，它们两个是合作的。根本这是不对的，根本就没有这个道理，他就这样讲，为什么他这样讲？就因为他惑菩提性了。

由此计度。死后有故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。第六外道。立五阴中。死后有相。心颠倒论。

‘由此计度’：由前边色、受、想、行这四阴，四四变成十六相，他这样计度，就说‘死后有故’：死后是有形相的。‘堕落外道’：所以他就堕落到外道里头了，‘惑菩提性’：也是迷惑了他本有的菩提觉性。

‘是则名为第六外道’：这一种的人就给他取名字，叫第六种的外道。‘立五阴中’：在这五阴里头，这说是五阴，实际上就是四阴，这只是举五阴的名字。就在色、受、想、行里边，没有

识。 '死后有相'：他说人死后还有形相的。 '心颠倒论'：这个心颠倒不正常，他立这种论。

又三摩中。诸善男子。坚凝正心。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。观彼幽清。常扰动元。于先除灭。色受想中。生计度者。是人坠入。死后无相。发心颠倒。

'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'：又修这种定力的这一些人， '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'：有这一种坚固的定力，又有智慧，所以魔就不得便。但是他这个智慧，不是究竟的智慧，不是真正的智慧，不过魔王是没他法子了。但是他那自心魔，还不能降伏。

'穷生类本'：穷一切十二类众生的根本， '观彼幽清'：他观看一切众生幽隐而清轻的这种根性， '常扰动元'：在这个里边有微细的动相， '于先除灭色受想中'：在先前除灭的这色受想三阴里边， '生计度者'：他又生出计度来了。 '是人坠入'， '死后无相，发心颠倒'：这个人会堕入死后无相，他就说死后无相、发心颠倒这种的论议。

见其色灭。形无所因。观其想灭。心无所系。知其受灭。无复连缀。阴性消散。纵有生理。而无受想。与草木同。

'见其色灭'：见到这个色阴灭了， '形无所因'：他这个身形无所寄托了。

'观其想灭，心无所系'：观这个想阴灭了，想阴没有了、破了，这个心也无所系了，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挂著这个心了，妄想也都没有了。

'知其受灭，无复连缀'：知道这个受阴灭了，和外面就没有什么连缀了，也没有什么联系，没有什么联络了。 '阴性消散'：色、受、想这三种的阴性都消散了。 '纵有生理'：纵然有少少的生理，就是有这个行阴， '而无受想'：也没有受，也没有想了。 '与草木同'：因为没有受，也没有想了，他觉得自己和草木是一样了。

此质现前。犹不可得。死后云何。更有诸相。因之勘校。死后相无。如是循环。有八无相。

'此质现前犹不可得'：他说现前这个色心。这个质，不是单单指的色，也指的心。他说有形质这种的色心，这种色现前犹不可得，现在也没有了。他这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四阴，前边那儿他不是说形同草木吗？草木就没有知觉，那么现前在生的时候没有，现前犹不可得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都不可得。 '死后云何，更有诸相'：那么生前都没有相了，求这个实在的形相，都了不可得，死后又怎么可以有诸相呢？

'因之勘校，死后相无'：因为这个就推勘检校，就这么翻过来看，调过去看，来回研究这个问题，说生前没有相，那么死后怎么会有相？死后也没有相。色、受、想行这四种，生前也没有相，死后也没有相。

'如是循环，有八无相'：来回这么推求，他变成了八种无相。色、受、想、行，在生有四种无相，死了也是四种无相，都没有的。

从此或计。涅槃因果。一切皆空。徒有名字。究竟断灭。

'从此或计'：因为他推求这四种都无相了，所以根据这八种无相的道理，他就或者计度了， '涅槃因果，一切皆空'：他说也没有涅槃，也没有因果，拨无因果。啊！要是这样子，人都不要修了，也不要什么成佛了。为什么呢？他按著这种理论，什么都没有的， '徒有名字'：只有这么一个名字， '究竟断灭'：究竟都是没有的，他就这样讲。

由此计度。死后无故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。第七外道。立五阴中。死后无相。心颠倒论。

'由此计度'：由这个，他计度 '死后无故'：他说死后什么也没有了，一切都空了， '堕落外道'：就堕落到一种外道， '惑菩提性'：也是惑菩提性。

'是则名为第七外道'：这个叫做第七种的外道。 '立五阴中，死后无相'：在这个五阴中，他

说死后无相。 ‘心颠倒论’：他的心有这一种颠倒的论议。

又三摩中。诸善男子。坚凝正心。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。观彼幽清。常扰动元。于行存中。兼受想灭。双计有无。自体相破。是人坠入。死后俱非。起颠倒论。

‘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’：又修定力这一切的善男子，‘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’：坚固他的定力，而有正心，这个魔没有办法他了。可是自心魔呀，是很不容易降伏的。‘穷生类本’：他穷尽了一切十二类众生这个本元，‘观彼幽清’：观看彼幽隐而清轻的这个心，‘常扰动元’：在这时候，行阴里边有微细的动相。

‘于行存中，兼受想灭’：在行阴存在的这个地方，受、想这两阴都灭了，‘双计有无’：这时候，他又说是有，又说是无；又说是无，又说是有。‘自体相破’：他的自己都弄没有了，自己也不存在了。你说是有，他自己是有了；说是没有，他自己都没有了。这个自体相破了，自己都破了，自己就把自己的这种理论都不成立了。

‘是人坠入，死后俱非’：他死后也没有‘有’，也没有‘无’。那你说有个什么？也没有个‘有’，也没有个无’，那么说这就是中道了？不是的。他根本也不讲中道，也没有中道的。因为这样，所以这就错了。‘起颠倒论’：就颠倒了。

色受想中。见有非有。行迁流内。观无不无。

‘色受想中’：他在色、受、想这三阴都破了这个里边，‘见有非有’：他见到这个有，又不是有。‘行迁流内’：在行阴迁流有微细的动相这里头，‘观无不无’：他看见没有，又好像有。所以这也不是有，也不是无，他建立这种的理论。

如是循环。穷尽阴界。八俱非相。随得一缘。皆言死后。有相无相。

好像前边，他说观看这色、受、想中，见有非有，行迁流内，观无不无，这一种的情形，‘如是循环’：他来回来回这么循环推求这个道理。‘穷尽阴界’：对色、受、想、行这四种阴界，他都穷尽了，就把它研究、追究，翻过来，调过去，互相这么研究。‘八俱非相’：他说这八种都是没有相，‘随得一缘’：他就得到一个答案，‘皆言死后，有相无相’：他说死后，色、受、想、行也不是有相，也不是无相，这有相无相。

又计诸行。性迁讹故。心发通悟。有无俱非。虚实失措。

‘又计诸行，性迁讹故’：讹，可以说是改变，也可以说是讹错。他又研究行阴的这种性质。因为行阴有一种微细的动相，迁流的缘故。这个性迁讹，它迁流而讹变。

‘心发通悟’：在他心里发出这一种的邪通邪悟，他就判断，‘有无俱非’：有相、无相，都没有。那么都没有了，是不是中道呢？不是，因为他不明白中道了义的道理，所以他也不讲中道，只讲有无。因此他就‘虚实失措’：也不是虚的，也不是实的。你说实的，他又说非实；你说虚的，他又说非虚。所以他这样非实非虚，非虚非实，这都失措。

由此计度。死后俱非。后际昏瞢。无可道故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。第八外道。立五阴中。死后俱非。心颠倒论。

‘由此计度’：由上面这种种的计度，所以他说‘死后俱非’：也有相、也无相。

‘后际昏瞢’：这个行阴的后际，他也不知道，‘无可道故’：因为他不知道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指出来、说出来的。

‘堕落外道’：于是乎，这也堕落到外道里头去，‘惑菩提性’：迷惑菩提的本性了。

‘是则名为第八外道’：这个就给他取个名字，叫第八种的外道。‘立五阴中，死后俱非’：在这个五阴中，他说死后也有相、也无相。‘心颠倒论’：他这个心非常颠倒，就立出这么一种的论议来。

又三摩中。诸善男子。坚凝正心。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。观彼幽清。常扰动元。于后后无。生计度者。是人坠入。七断灭论。

‘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'：又修定的诸善男子，‘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'：坚固这定力，而又有一种正心，魔就没有办法来扰乱他。

‘穷生类本'：他研究十二类众生的根本，‘观彼幽清'：观察这种幽隐清轻的体性，‘常扰动元'：这时候，在这行阴里边有微细的动相。

‘于后后无，生计度者'：在行阴的后边，他观察不到有什么境界，所以就生了一种计度。‘是人坠入，七断灭论'：这个人就会堕入这七种的断灭论。

或计身灭。或欲尽灭。或苦尽灭。或极乐灭。或极舍灭。

‘或计身灭'：或者他计度这个身，在南瞻部洲、东胜神洲、西牛贺洲、北俱卢洲这四大部洲，再加上六欲天，所有有身的这种众生，这个身他观察它将来是灭的。

‘或欲尽灭'：或者是在四禅天的初禅天，他欲尽灭。初禅天是离生喜乐地，离这个众生的染污，而生出一种喜乐，这叫离生喜乐地。

‘或苦尽灭'：或者在二禅天，他苦尽灭。二禅天叫定生喜乐地，这时候有一种定力了，生出一种欢喜。

‘或极乐灭'：他计度或者三禅天这种极乐的境界也会灭的。那么三禅天就叫离喜妙乐地，离开欢喜，而生出一种妙的快乐，这是三禅天。他计度这三禅天也会灭的。

‘或极舍灭'：或者他计度四禅天这个舍念清净地，也会灭的，他生出这种计度。

※※※

光阴是过得非常快的，在不知不觉把暑假的时间就过去了。在中国孔子说过，这个人生就好像流水似的，川流不息，过去时光就不会再回来了。

又有的人说：‘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'说这一寸的光阴，就好像一寸黄金那么样宝贵。可是这黄金，你若丢了，还可以想法子再把它找回来；这光阴过去了，就没有法子再把它找回来了。由这样看来，这光阴比黄金更贵重。所以在佛教里说：‘一寸时光就是一寸的命光。'这个时光已经过去了，这个命光也就少一点。所以才说：‘时光减处命光微。'时光减少了，命光也就少一点了。所以我们对这时间一定要看重了，不要把它随随便便地就放过去了。

在我们这个暑假的时间，由早晨六点钟就开始，或者打坐，或者研究佛经。那么由早晨到晚间九点钟这段时间，每一个人都很认真地去用功修行，我相信在这个期间，比这个黄金更贵重，比钻石也更有价值，所以大家能以在一起闻薰闻修。在我们每个人生命里头，这段时间可以说是最宝贵、最有价值的一个时间；可惜这个时间不太长，那么转眼之间就过去了。过去了，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学的佛法，在每一个人的脑筋里头，在每一个人的八识田里边，都种下去一个宝贵的金刚种子。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了，等到将来一定会结金刚不坏的果。金刚不坏的果就是佛果，就是成佛。

那么在什么时候成呢？这就看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耕耘灌溉。这个种子种下去了，但是好像种田似的，种到地里头，你必须要譬如给它灌一点水，除一除草，把这个地耕得掀腾起来。那么你把这个地的草除去，就是怎么样呢？怎么样叫除这个草呢？就我们每一个人要时时刻刻防微杜渐。

怎么叫防微呢？防微就是防备、预防这个微细处，我们的心念不要打妄想，不要令它生很多杂念。不要有妄想，不要有杂念，这叫防微杜渐。防就是防备，防备著这个很微细的念头生起来；杜渐就是杜绝，杜绝这一切的妄想，这个妄想把它没有了。

这是每一天这样地用功，每一天这样去修行，栽培灌溉。就好像种田，我灌一点水，我再把这个地收拾得没有草，那么一天一天的，你这个金刚种子种到地里去，就生这个菩提的芽。你菩提树生出来了，这就是菩提芽生出来了；菩提芽生出来，将来就结菩提果。可是你要保护这个菩提芽，保护这个菩提果，你不要也不管它了，也不灌水，也不去栽培它，那么它就会枯槁了，会干了。

你能以灌溉，怎么叫灌溉呢？你就天天学习佛法，用佛法的法水来灌溉这个菩提芽，那么这样呢，久而久之，你这个金刚的果也就会成就了。

如果你过去了这个时间，就不继续地理它，这个金刚的种子种下去了是种下去了，它也不容易生出来的。你必须要好好地保护著你这个金刚的种子，不要再做以前所欢喜做的事情，就是要守规矩——循规蹈矩，不要再像以前那么样子不守规矩，做一些个不守规矩的事情。那么你守规矩，这就合佛法，不守规矩就不合佛法，所以我们做人一定要循规蹈矩，要依照规矩去做去，不要太放逸了，不要太浪漫了，这是我对每一个人的期望都是这样子。

在这个暑假的期间，讲这《楞严经》，这一定是所谓‘一历耳根，永为道种。'经耳朵一听这个经典的道理，永远在你八识田里边，有这种菩提的种子。

如是循环。穷尽七际。现前消灭。灭已无复。

‘如是循环'：像前边所讲的这七处，他这么循环推究。‘穷尽七际'：他把这七个地方都研究遍了。‘现前消灭'：现前也没有什么相，‘灭已无复'：那么已经灭了，也不会再生出来，不会再有的，所以这是七种断灭。

由此计度。死后断灭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。第九外道。立五阴中。死后断灭。心颠倒论。

‘由此计度'：由前边这七种的推究，穷尽‘死后断灭'：他说死后就什么也没有了，就断灭了。‘堕落外道'：这种的人就堕落外道里边，‘惑菩提性'：对菩提正觉的性迷惑了。

‘是则名为第九外道'：这种的人就名叫第九种的外道，‘立五阴中'：在色、受、想、行这五阴里边，他立这种‘死后断灭，心颠倒论'。

又三摩中。诸善男子。坚凝正心。魔不得便。穷生类本。观彼幽清。常扰动元。于后后有。生计度者。是人坠入。五涅槃论。

‘又三摩中，诸善男子'：在修定的里边，这一切的善男子，‘坚凝正心，魔不得便'：他有坚固的定力和纯正的正心，所以这魔王也没有法子他。

‘穷生类本'：他穷究十二类众生的本元，‘观彼幽清'：观看众生幽隐而清轻这种的心，‘常扰动元'：这个微细的动相。‘于后后有'：在行阴以后，他又观见有了。‘生计度者'：他因为这个行阴念念迁流不停，他就认为是有了，所以生出一种妄执的计度。‘是人坠入，五涅槃论'：这个人就堕入这五种涅槃的论里边。

或以欲界。为正转依。观见圆明。生爱慕故。或以初禅。性无忧故。或以二禅。心无苦故。或以三禅。极悦随故。或以四禅。苦乐二亡。不受轮回生灭性故。

‘或以欲界，为正转依'：或者他以欲界天，做为一个正当的转依。他到那个地方去，以欲界做他所依的一个处所。为什么呢？他‘观见圆明，生爱慕故'：他因为看见欲界天有一种圆明的体相，就生出一种爱慕，生爱著了。所以，他就要到那个地方，以欲界做为他的一个归宿，做为他涅槃的处所。因为他以为这欲界是真正乐的一种境界，所以他就生出一种爱慕的心，以这欲界做为他的涅槃处。

‘或以初禅'：或者他觉得初禅天这一种天人，‘性无忧故'：因为初禅是离生喜乐地，离开众生的忧恼了，生出一种欢喜，所以他说性无忧故，因此他欢喜生到这个地方。‘或以二禅，心无苦故'：或者有一等人修到二禅天，他二禅天这个定生出来了，是定生喜乐地。‘或以三禅，

极悦随故'：或者以为三禅天非常快乐，遂心满愿，他要以三禅天做为他的涅槃处。 '或以四禅，苦乐二亡，不受轮回生灭性故'：或者他以四禅，苦也没有了，乐也没有了，苦乐双亡，再不轮回到这个三界里来。这个舍念清净地，是非常清净的，所以他欢喜以这个地方，做为他涅槃的皈依处。

迷有漏天。作无为解。五处安隐。为胜净依。如是循环。五处究竟。

'迷有漏天，作无为解'：他迷惑这有漏的天，本来这个天都是有漏的，他就认贼作子，认为这是无为，做无为的来解释。

'五处安隐，为胜净依'：他觉得这五处都非常安稳，为一种特别殊胜清净的所依处。

'如是循环'：他像这样子来周而复始地循环。 '五处究竟'：他认为这五个地方都是究竟处，都是可以涅槃的。他这也是因为不知道这个天都是有漏的。

由此计度。五现涅槃。堕落外道。惑菩提性。是则名为。第十外道。立五阴中。五现涅槃。心颠倒论。

'由此计度，五现涅槃'：由以上这五种的计度，他现出五种现前的涅槃，这种的计度， '堕落外道'：就堕落到外道里头， '惑菩提性'：迷失了菩提觉性。

'是则名为第十外道'：这种就名叫第十种的外道。 '立五阴中，五现涅槃，心颠倒论'：在五阴的里边，他立出五种现在涅槃，这种颠倒不正确的论议。

阿难。如是十种。禅那狂解。皆是行阴。用心交互。故现斯悟。

'阿难'， '如是十种禅那狂解'：像前边所说这十种静虑的狂解，这种不正确的误解， '皆是行阴'：这是什么毛病呢？这都是在行阴没有破的时候， '用心交互，故现斯悟'：你修行，这定力和行阴互相来交战，如果你自己这种正知正见胜了，那么就可以打破这种关头；行阴如果胜了，你就著魔了，所以现出来这种狂解狂悟。

众生顽迷。不自忖量。逢此现前。以迷为解。自言登圣。大妄语成。堕无间狱。

'众生顽迷，不自忖量'：众生顽迷不悟，他自己也不想一想自己是个什么人，是个什么根性？ '逢此现前，以迷为解'：遇到这种的境界现前，以迷为悟，本来是迷，他自己因为也没有明师指点，也没有善知识教导，所以自己就以迷做为他的解释了。

'自言登圣'：自己说自己证圣果了，自己说自己开悟了，自己说自己成佛了。 '大妄语成，堕无间狱'：这真是，真真实实地打大妄语。既然打真大妄语，那么一定是要堕无间地狱的。

汝等必须将如来语。于我灭后。传示末法。遍令众生觉了斯义。无令心魔自起深孽。保持覆护。消息邪见。

'汝等必须将如来语，于我灭后，传示末法'：阿难，你们在会大众，必须把如来我所说的话，等我将来灭了之后，传示给末法时代一切的众生。 '遍令众生觉了斯义'：普遍令所有的一切众生，明白这个道理。

'无令心魔自起深孽'：不要令自心魔——自己生起来这种深的孽，造这种孽。孽，也就是业，起这种的罪业。 '保持覆护，消息邪见'：你们保持佛法，拥护佛法，把邪见消灭了它。

教其身心。开觉真义。于无上道。不遭枝歧。勿令心祈。得少为足。作大觉王。清净标指。

'教其身心开觉真义'：你们教末法这一切众生，身心都开觉这真正的了义， '于无上道，不遭枝歧'：对于这无上的道果，不遭受枝末。枝末就不是根本的法。不遭受尽去求末梢的法，而不求根本的法。遇著歧路，这歧路就是不知道走哪条路是对的。

'勿令心祈，得少为足'：不要令这一些个心里祈求无上觉道的人，得到一点点，就知足了。

‘作大觉王，清净标指'：应该做大觉之王，做一个清净的榜样，清净的模范，清净的领袖。不要得少为足，应该向前加功进步。